



又梦见了奶奶

□张本科

坐在奶奶的坟头，未语泪先流。

高三那年寒假，补完课已是腊月二十六，母亲照例到汽车站接我，一见面，母亲就告诉我一个噩耗，奶奶病逝了！灵柩还在家里放着，由于忌土，过了年才能入葬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并没有哭，我只是不明白，几个月前还给我们做饭的奶奶，怎么会这么快就……

回到家，我径直跑到堂屋，一眼便看见了奶奶的灵柩，黑色的灵柩！瞬间，我的眼泪便滑落下来，我跪倒在奶奶灵前，呜咽，抽泣，号啕大哭，奶奶的笑容不停地在眼前闪现。步履蹒跚的爷爷搀扶起我，陪我一起哭，我看到爷爷的清泪，从深陷的眼窝中滚落。爷爷说，孩子，别哭了，你奶奶走了，也没让你看最后一眼，是怕影响你高考呀！

我问爷爷，几个月前奶奶不是还好好吗？爷爷说，你奶奶得了癌症，没钱做手术，一直隐瞒着她，耽误了，咱家穷，看不起病啊！我抽泣着告诉爷爷，等我大学毕业了，咱们家就不穷了。

后来听爷爷说，奶奶临终前，周身浮肿，疼痛无比，奶奶埋怨爷爷，为啥不给我做手术呢？爷爷说，咱们没有钱啊！就因为这事，我曾对父亲很是不满，甚至有些怨恨，几千元钱的手术费，借也是能借来的，可为什么不？硬是让病魔一点点吞噬奶奶的生命。

直到上了大学，我和妹妹每年一万多元的学费、三四千元的生活费沉甸甸地压在父亲肩头，我才理解原谅了父亲。我不敢想象，奶奶的病逝，会给父亲带来怎样的创伤。父亲也许会自责，责备自己没有本事，连自己老娘生病都无钱医治。可那又怎样呢？父亲并非没有努力，除了照顾农田，父亲一有闲暇就去干些别的贴补家用，盖房子，扛麻袋，修公路，只要能挣钱，再脏再累的活都干，即便这样，家里依然欠了亲戚一万多元钱的债务。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：“挺一挺，一切都会过去。”我知道父亲所说的“挺一挺”，是指现在辛苦些，等我和妹妹都大学毕业，那时我们就可以挣钱贴补家里，至少不会再伸手向家里要钱，家里的日子就会好过些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曾不止一次梦见奶奶，也曾写诗表达我对奶奶的怀念。每年的清明节，我都会抽时间到奶奶的坟头坐一会儿，和奶奶说说话。每次梦见奶奶，奶奶都是笑容可掬的样子，我想，奶奶在天堂的生活一定很幸福，至少那里没有疾病，不用为医疗费犯愁。

突然想起，清明节又来到了。

“一笠戴春雨，愁来不可遮。清明思上塚，昨夜梦还家……”默默念着这首诗，我的心里情不自禁地潮湿起来。站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，面朝乡下老家的方向，我想起了父亲的坟墓，我心中一酸，想跪下。

清明节是农历的一个节日，在现代化的城市里却显得有些苍白和无力。要追本溯源，城市人其实都是从乡下走出来的，只是，在城市里生活久了，许多人就把农历淡忘了，连纪念先人的清明节，也被许多城市人忘记了。但我却忘不了清明节，忘不了传统的农历，也许我的身上还没有失去乡村的泥土气息。

不能忘记的日子

□王吴军

我去世的父亲在清明节这天魂归故里时，看到老家寂寞的院落，会不会伤心？我想起自己小时候过生日的情景，正在外面玩得兴高采烈时，母亲使劲把我拽回家，桌子上是让人一下子开心而笑的香喷喷的鸡蛋面。我大口吃着，母亲笑着说，慢点吃，锅里还有。我问，妈，今天啥日子，为啥吃面？母亲笑着说，今天就是你的生日呀，你整天就知道玩，啥也不记得了。父亲在一旁抽着劣质的纸烟，笑呵呵地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面，说，真是个小傻子，连纪念日也忘记了。我后来明白了，不论什么时候，父母也不会忘记孩子的生日，那是孩子的出生纪念日。

对于去世的父亲来说，清明节就是他的纪

念日。虽说我比较忙，但也应该抽出时间给九泉之下的他问个好，最起码，我不能忘记。想起小时候的清明节，父亲总是带着我和哥哥去坟地里给先祖烧纸钱、扫墓，还要摆一些供品，敬三杯老酒。看着坟地里热闹的景象，我就觉得亲情的味道在四处弥漫，心里热乎乎的。回家的路上，看到路边那些冷冷清清的坟地，不禁想，去世之后，有后人记得纪念真是温暖的事情。父亲经常说，不论到啥时候，都不能忘记先人，没有先人栽树，哪有后人乘凉？做一个人，饮水别忘记思源。

这个清明节到来时，我心中伤感。回望故乡，我默默流泪了。其实，清明节是一个谁也不能忘记的纪念日。

清明祭

□任进书

又到清明节，我和女儿商定去老家给我的父母、女儿的爷爷奶奶扫墓。

我拿着父亲仅存的一张相片，陷入对往事的回忆。据我三叔讲，那张照片是1958年父亲在郑州二七路上的艳芳照相馆照的，当时我的家就在二七路附近。相片上的父亲头戴礼帽，身穿长袍，正襟危坐，俨然一个会做生意的老板。其实，他只是个20世纪50年代进城打工的农民，会木工手艺而已，没有上过小学，基本上是一个文盲。因此，父亲生前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，为家族争光。然而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席卷了我的家。1969年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，父母双亲先后因病撒手人寰，使我遭遇了人生特大不幸。父母双亲啊，我对你们说：你们走后不久的1971年，不到17岁的我，下乡当知青一当就是6年；1977年不到23岁的我，远赴江西九江参加九江长江大桥建设做桥工，这一做就又是6年；1983年8月，29岁的我才真正回到我的家郑州市。我虽然经历了将近13年流浪动荡的生活，但是却从未忘记和放弃父母双亲对我“上大学”的期盼。

1984年6月，河南省首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郑州开始报名了，当时在政府部门烧锅炉的我，毫不犹豫地报了名，并经过努力成为河南省100多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首届毕业生。父母双亲啊，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期盼，不仅我上了大学，而且你们的孙女也快要大学毕业了！

清明，让我和女儿站在墓前，把所有的心里话都讲给你们听……

今日是清明，是一个怀念的日子——

在这里我们为失去的亲人找到一块永久的空间，

让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亲友都可以随时凭吊祭奠。

在这里我们庆祝每一个生命特有的璀璨，

让生命的故事作为时代的缩影在世尚永远流传。



幸福太过短暂

□龚佩娅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，可他的容貌总是出现在眼前，他那熟悉而又亲切的乡音呼唤，总是在我的耳边回响。梦中醒来久久不能睡去，思绪万千，往事犹如缕缕丝线。

父亲是一个农民，他质朴、善良、勤劳；父亲是一位尊长，他慈祥、仁爱而又严厉；父亲曾是领导，他坚毅理智、办事守信；父亲还是一个孝子，左邻右舍有口皆碑。父亲写得一手好字，毛笔字的功底是我们兄弟都不能及的，随手翻看着他的一幅幅字书和条幅，仿佛又看到爸爸手握毛笔在窗前练字的情景，他好像有些累了，正在凝神眺望……站在他曾经的窗前，我会想父亲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是不是还在记挂着我们，想念着我们。

那年父亲到我家已是深夜了，我们没准备多少菜肴，煎了两只荷包蛋，烧些粥给爸爸当晚饭。我们的晚饭早已吃过，只是在陪他老人家，父亲执意要把其中的一只鸡蛋让给他女婿吃，两个人推来让去，最后把两只鸡蛋都一分两半，两个人那么开心，那情景那么温馨。我知道爸爸不是一般的客气，我丈夫身体不好，父

亲尤其关心爱护他，多次嘱咐我说：“你们夫妻之间，我更偏向于他。”我们之间拌嘴、有争执的时候，他总是批评我做得不够好；家务事上面他也叮嘱我要多做一些。我知道爸爸在告诉我们家庭、夫妻该如何相处，要相互理解谦让。我丈夫也十分敬重爸爸，想起过去的一幕幕，至今想来都让人感动。

父亲的晚年应该是幸福的，他的身体曾是那样的健康。在郑州的时候，父亲每天从家里走桐柏路、中原路、嵩山路、建设路一大圈儿，一点儿都不累，他精神气十足，每天写毛笔字。我们中午晚上陪他小酌，看到父亲那满足的笑容，做儿女的会感到十分的欣慰和幸福。正当我们可以有能力使父母过上好日子，一起幸福生活的时候，幸福却没有继续，幸福太过短暂了，父亲被查出患上肝癌。直到病重的最后时刻，父亲他老人家都在坚信能够治好病，并支撑着病体回了一次老家，他想同乡亲们一一道别，然后一心一意继续治疗。父亲直到去世都保持着乐观和希望，时年71岁。父亲！我们永远怀念您！

独家连载

秦老板请我去吃火锅

回到家中，见到李伟，一看他毫无喜色的神情，就知道他一定是还没找到工作。女人找工作都那么难，男人的岗位就更少，而他还要找个经理当，谈何容易！

见李伟这样，一丝烦闷袭上我的心头，这样没工作没希望的日子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靠女人来支撑这个家，负担太重了，压力也太大了。我立刻打消了辞工的念头，深刻感到这份工作对于我是那么的可贵。没钱没工作的日子，我是怕了。

第二天上班，我打开抽屉，见那个红包斜躺在那里，打开红包，足足有1000块，我呆坐在座位上，苦苦地想，这该怎么办呢？

下午，快下班时，老板又来说今晚请我吃饭，有话跟我谈。我想，也好，把话说清楚，断了你的念头。

去的地方是“九重天重庆火锅城”，生意特别的火爆，食客拥挤，一桌桌吃得热火朝天。秦老板点了一大堆涮料，等火锅烧开，小姐便给我们杯中斟满蓝带啤酒。

冰镇后的啤酒晶莹剔透，握在手中清凉爽心，我象征性地喝了两口，便不敢再喝。

他吃了一阵，见我不动筷子，就说：“叶子，咱们先吃饭，后说话，好吗？”

听他一口一个“叶子”，叫得亲昵，我感到恶心，鬼知道他什么时候改的口。

我要富贵 (四十六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又吃了一阵，他举杯敬了我一杯，说：“叶子，我对你没坏心，从第一次看见你，我就想帮你，很奇怪，可能咱俩有缘吧？”

说到这里，他停顿了一下，看看我脸上的表情。我装着不解风情的样子，直直地望着他。

他用一种沉稳诚恳的语调跟我说：“我会看相，你天生的一副贵人相，将来你一定会大富大贵，我盼望着你有这一天，但你需要贵人相帮。”

说完他拉过我的手，握着，把我的右手掌心向上，另一只手的食指在我的掌心划拉着，说：“你看，你的手掌绵软而厚，这是有福，你的手指圆润修长，没有骨节，这是贵人之相，你的掌心纹路清晰，事业线直冲头顶，说明你将来事业发达。”他放了我的手，探身向前，抬手撩起了我前额的发帘，说：“你天庭饱满方正，发际靠

上，头发黑亮，有弹性有光泽，却只有薄薄的一层，这也是贵人之相，古人说：贵人不顶重发。还有你鼻梁高挺，垂直，这说明，你一生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注定有贵人相帮。你的眼睛漆黑如珠，犹如星光，说明你很聪慧。”

他有根有据地说了一大通，意思只有一个：我是个好运命，将来一定非常富贵。我被他说得高兴起来。

他又说：“其实，你现在不应该工作，应该去上学，你这么聪明，干这工作太可惜了，秘书工作是吃青春饭的，你文凭不高，没有特长，过几年你怎么办呢？将来的社会，发展是很快的，需要的是知识型人才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停住了话头，望向我。

我的心，立时又沉了下去。

他说中了我的隐忧。

“我两个儿子都在美国，一个在念法律博士，一个在念计算机硕士，我太太在台湾，打理台湾的那个家，从来不来大陆。叶子，你如果愿意，我可以供你上海南大学，生活费，学费，我全包了，你还可以在公司兼一份职，秘书还可以做，将来你学好了，我还可以供你出国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好好的一个人，竟可以被别人这样公开地论斤论两地买卖，这么赤裸裸，这么心安理得，这么无耻。你以为大陆女孩个个都会心甘情愿卖给你们台湾男人做小老婆吗？

我心里鄙夷地骂着，冷冷地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嘴，忽然发现，他那发出温和、醇厚、富有磁性声音的那张嘴，里面竟是空洞、黑暗、难看无比。

“谢谢你，秦先生，不过，这个事情太突然，我还得好好想想。”我不想断然拒绝，如果激怒他，他立马炒了我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现在大环境这么不好，工作难找，我不想这么快就失去这个工作，何况薪水还这么高。能拖一天是一天吧，拖不下去再说。我在心里打定主意。

我觉得我的心肠在这一刻开始变坏。

“你要想想？没关系，其实，公司里哪个小姐不想跟我，不想傍我？我一个都没管理她们，她们一个个贪心太大，太贪钱，不像你。”

我抬腕看看表，快九点了，就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要回去了。”

“我送你。”

由于主意已定，我的心轻松起来。